





鄂國金佗粹編卷第十八

孫奉議郎權發遣嘉興軍府兼管內勸農事兵部

河編進

家集卷之九

公牘中

措置襄漢乞兵申省狀

乞田明添差申都督府狀

增補黃佐官申都督府狀

招安楊欽等申都督行狀

梁興奪河渡申省狀





乞襄陽府路仍作京西路申都督府劄

子

乞置監司申都督府劄子

乞便宜黜賊吏申省劄子

進兵渡江申省狀

乞朝辭申省劄子

申審馬軍行次申省狀

收到胡清等申省狀

再乞褒贈張所申省劄子

論劉永壽等棄淮寧府申省狀

差趙秉淵知淮寧府申省狀

乞照應母姚氏封號申省狀

辭男雲奇功賞申都督行府狀

乞免帶河東宣撫申都督府狀

乞致仕養疾申省狀

措置襄漢乞兵申省狀

鎮南軍承宣使神武後軍統制江南西路舒

蘄州兼荆南鄂岳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



制置使岳飛狀申恭奉 聖旨恢復襄漢仰  
遵 廟謨今已克平五郡惟信陽未下已調  
發軍馬收復可以旦夕成功累准 御前處  
分令飛條具利害防守之策來上飛已具管  
見奏 聞去訖今月初七日再奉 指揮飛  
之所陳皆蒙 俞允然今防守之策正在乎  
分屯勁兵控扼要害飛雖已據數量差軍馬  
於逐處屯駐然其勢力單寡難以善後况今  
已近九月天氣向寒邊面尤當嚴備比聞謀

探虜意猶不可測飛朝夕計慮不敢少懈且  
以初者恢復之時賊徒固守倍費攻取繼又  
金賊劉合孛董偽齊李成合陝西河北番偽  
之兵多至數萬併屯鄧州力拒官軍仰賴  
君相之祐成此薄効今既得之實控上流  
國勢所資尤宜謹守不可失也飛所乞六萬  
之兵雖蒙 朝廷俞允然必待楊么賊平然  
後抽摘第恐水勢未減江湖浩漲楊么未可  
措手縱待十二月與正月間湖水減落便能



平治邊面備禦已失機會飛今見管軍馬兼  
撥到牛臯董先兩項共一千餘人合飛本軍  
都計二萬八千六百一十八人輜重火頭占  
破在內欲望 詳酌令湖南留韓京郝最兩  
軍在潭州彈壓外將任士安吳錫軍馬盡數  
起發及江西軍馬內令選擇成頭項者勾撥  
三千人湖北帥司崔邦弼顏孝恭並撥付飛  
相度分守計此五項止是二萬人內有不堪  
披帶輜重火頭之數不下三五千餘乞

朝廷摘那以足六萬之數速賜遣發前來布  
列諸郡以為久安之計利害至重恐不宜緩  
伏望早降 指揮施行謹具申 尚書省  
密伏候 指揮

小貼子飛被 命於鄂州歇泊別聽  
指揮謹已遵依外契勘兵將暴  
露日久例皆赤露天氣向寒衣  
裝未備欲望速降 指揮令飛  
本軍老小於一處駐劄施行



乞田明添差申都督府狀

鎮寧崇信軍節度使神武後軍都統制荆湖  
南北襄陽府路制置使岳飛狀申恭奉 聖  
旨措置招捕荆湖南北路盜賊其王太尉先  
與水戰見陣少却之後有首領田明率眾前  
來荆湖南北路安撫司出首雖蒙 朝廷將  
田明補武義大夫榮州刺史兼閣門宣贊舍  
人然至今未霑寸祿深慮無以勸誘自新之  
人伏望特賜 指揮添差田明充衡州兵馬

鈐轄一次庶幾改過之人得以安卹謹具申  
都督府伏候 指揮

增補黃佐官申都督府狀

鎮寧崇信軍節度使神武後軍都統制荆湖  
南北襄陽府路制置使岳飛狀申奉 聖旨  
措置招捕荆湖南北路盜賊近遣武義大夫  
閣門宣贊 仕將帶人船前去攻劫水  
賊周倫寨 今據黃佐申今年四月十  
四日到周倫 敵除當下殺死及掩



入湖賊

統制陳貴等九人奪

到衣甲

糧船了當契勘黃佐

首先

徒獲捷委是忠義勇敢理

降到空名告依便宜指

依前閤門宣贊舍人給付

申都督府伏候指揮

欽申都督行府狀

鎮寧崇信軍節度使神武後軍都統制荆湖

南北襄陽府路制置使岳飛狀申六月二日

據武義大夫閤門宣贊舍人黃佐招安到水

寨首領楊欽將帶到本寨徒衆並到軍前除

已優加存恤外謹具申都督行府伏乞

照會謹狀

### 梁興奪河申省狀

檢校少保鎮寧崇信軍節度使荆湖南北襄

陽府路招討使岳飛狀申契勘飛先來結約

太行山忠義保社密為內應今據頭領梁興

等一百餘人奪河徑渡欲自襄陽府至飛軍



前除已一面招納外謹具申 尚書省 密院  
伏候 指揮

乞襄陽路仍作京西路申都督府  
劄子

檢校少保鎮寧崇信軍節度使荆湖南北襄  
陽府路招討使岳飛劄子契勘襄陽唐鄧隨  
郢金房均州信陽軍元係京西南路今來收  
復已久合仍舊貫欲乞改襄陽府路依舊只  
作京西南路庶得路分速歸舊制以稱 朝

廷正名責實不忘中原之意伏候 鈞旨

乞置監司申都督府劄子

檢校少保鎮寧崇信軍節度使荆湖南北襄  
陽府路招討使岳飛劄子契勘襄陽府自收  
復以來未曾差置監司切慮無以按察州縣  
欲望 鈞慈詳酌除監司一員兼諸司事務  
庶得官吏勤於職事不致苟簡以稱 朝廷  
厲精核實之意伏候 鈞旨

乞便宜黜賊吏申省劄子



檢校少保鎮寧崇信軍節度使克湖北京西路招討使兼本路營田使岳飛劄子飛一介寒微誤蒙 朝廷委寄兩路不敢不竭愚鈍以圖報 稱契勘管下州縣例經殘破正賴撫綏切慮州縣官或有蠹政害民賊污不法之人當此安集之初易以搔擾若不稍加振厲則民戶難以安業欲望特降 指揮如有似此之人許本司一 面對移事理重者放罷仍具情犯職名奏 聞所貴官吏修舉職事

不敢苟簡伏候 鈞旨

進兵渡江申省狀

起復檢校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副使兼營田使岳飛狀申今據諸處申到番偽賊馬厚重欲分路前來侵犯飛比來目疾雖昏痛愈甚深惟 國事之重義當忘身遂不免於十一月十五日躬親渡江星夜前去措置賊馬外謹具申 尚書省

密院伏乞 照會謹狀



乞朝辭申省劄子

起復檢校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  
西路宣撫副使兼營田使岳飛劄子契勘飛  
准 朝廷指揮令前來 行在所奏事飛已  
到 行朝適值 國郵隨班入臨欲候除服  
日即乞 朝辭伏候 指揮

申審馬軍行次申省狀

起復檢校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  
西路宣撫副使兼營田使岳飛狀申契勘

准 指揮令本司馬軍於扇篋船前行續准

指揮為扇篋船在後隔遠令次趙密軍馬後  
行緣所管步人在前馬軍在後難以照會伏

乞 指揮將馬軍步人同前行謹具申 尚

書省 并樞密院 伏候 指揮

收到胡清等甲省狀

太尉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  
使兼營田大使岳飛狀申今具節次收到歸  
正偽統制統領官等下項



一統制官右武大夫成州團練使知穎  
順軍權知鎮汝軍馬軍統制官

胡清

一統制官一十員武翼郎劉遇修武郎  
劉德宗迪從義郎閤門宣贊舍  
人游臯從義郎韓青秉義郎杜  
彥楊宣楊珍成忠郎呂榮借補  
武翼大夫閤門宣贊舍人李忠  
一使臣一十員修武郎王賓保義郎薛

密承節郎王進承信郎黃欽進  
武校尉郭進張彥鄭德進武副  
尉荆成周真借承信郎張立

右開具在前謹具申  
尚書省并樞密院伏乞  
照會施行謹狀

再乞褒贈張所申省劄子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  
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岳飛劄子飛竊聞  
好生惡死天下常情若臨大難而不變視死



如歸則非忠義之士有所不能伏見左通直  
郎直龍圖閣張所以忠許 國義不顧身雖  
斧鉞在前凜然不易其色終能以全節自守  
而不屈不惟飛知之士大夫無不知之今蒙  
朝廷已叙復元官 恩至渥矣然區區之心  
欲望更賜 敷奏特與優加褒異庶使天下  
忠義之士皆知所勸冒瀆 鈞嚴飛不勝皇  
惟待罪之至

論劉永壽等棄淮寧申省狀

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  
使兼營田大使兼河南北諸路招討使岳飛  
狀申契勘權知淮寧府劉永壽并史貴將帶  
人兵棄城前來顯是退怯除已依軍法行遣  
外其淮寧府另行差官措置伏望特降 指  
揮將劉永壽史貴更賜行遣以爲臨敵不用  
命者之戒謹具申 尚書省 并樞密院 伏候 指揮

差趙秉淵知淮寧府申省狀

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



使兼營田大使河南北諸路招討使岳飛狀  
申契勘飛近為權知淮寧府劉永壽史貴擅  
棄淮寧府城已將逐官依軍法行遣及申奏  
朝廷乞將逐官更賜行遣外飛遂差統制官  
趙秉淵將帶軍馬前去措置占守去後今據  
府城安貼官吏居民訖申乞照會所有淮寧  
府伏望特降 指揮下淮北宣撫司差官施  
行謹具申 尚書省并樞密院伏候 指揮

乞照應母姚氏封號申省狀

鎮寧崇信軍節度使神武後軍統制充湖北  
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岳飛狀申二月一日奉  
親筆賜飛母特封國夫人尋具辭免奉 聖  
旨不允今月十七日蒙降封母姚氏福國太  
夫人告軸契勘飛母姚氏見係太恭人其前  
件告命却係榮國太夫人上擬封所有榮國  
太夫人告即不曾祇受今來降到福國太夫  
人告軸隨狀繳納前去謹具申 尚書省并樞



密院伏候指揮

辭男雲竒功賞申都督行府狀

鎮寧崇信軍節度使神武後軍都統制荆湖北襄陽府路制置使岳飛狀申准 都督行府劄子勘會制置使司近差官兵平蕩湖賊了當內竒功第一等人並已推恩訖其武翼郎閣門宣贊舍人岳雲亦係竒功緣雲係岳飛之子不曾保明除已具奏乞優與推恩外劄付飛照會契勘今來平蕩湖賊並係將士戮力用命之功男雲雖曾隨軍前去即不曾立到顯效所有前項行府照劄飛即不敢令男雲祇受今隨狀繳納乞不施行謹具申

都督行府伏候指揮

乞免帶河東宣撫申都督府狀

起復檢校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副使兼本路營田使岳飛狀申准 都督行府劄子勘會行府恭被 聖訓應措置軍事一面相度施行契勘岳少保已除湖



北京西路宣撫副使所有將來進發至京西路分行下僞界文字合添入河東二字以湖北京西河東宣撫副使繫階其行移湖北以裏州軍及關中 朝廷并行府等文字自合依舊已於三月三十日劄下岳少保照會施行去訖須議指揮右勘會若將來有河北申到本司軍前文字即聽行節制仍於階內添入節制河北路五字餘依已劄下事理施行除已遵依指揮施行外契勘河東河北兩路



鄂國金佗粹編卷第十九

孫奉議郎權發遣嘉興軍府兼管內勸農事岳珂編進

家集卷之十

公牘下

建康捷報申省狀

承州捷報申省狀

賀州捷報申省狀

大破曹成捷報申省狀

追趕曹成捷報申省狀



虔州捷報申省狀

虔賊捷報申省狀

廬州捷報申省狀

平湖寇申省狀

何家寨捷報申省狀

公鵲旋郎君捷報申省狀

檄

奉 詔移偽齊檄

律詩

題翠巖寺

寄浮圖慧海

詞

小重山

題記

五嶽祠盟記

廣德軍金沙寺壁題記

東松寺題記

永州祁陽縣大營驛題記



建康捷報申省狀

武德大夫英州刺史御營使下都統制岳飛  
狀申照對飛自建炎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起離建康府至廣德軍界與金賊六次見陣  
收復溧陽縣及於常州界以來邀擊金賊襲  
逐至鎮江府恭依 聖旨親提重兵至建康  
府與金賊戰鬪追殺過江收復了當其生擒  
偽知溧陽縣事渤海太師李撒八千戶留  
及女真漢兒等今差使臣管押申解前去

謹具申

尚書省

并樞密院

伏候

指揮

承州捷報申省狀

武功大夫昌州防禦使通秦州鎮撫使兼知  
秦州岳飛狀申恭依指揮選精銳分頭會合  
及率人馬直抵承州掩殺金賊三次見陣獲  
捷所有逐次生擒女真契丹渤海漢兒軍高  
太保等除身死外見管女真三人阿主里孛  
董白打里蒲速里渤海一名李用契丹一名  
毛毛可濕奚人三人王哥合主留哥漢兒一



十二人李延壽趙月一張大李興門侯孝興  
解德小兒麻大曹黑兒楊四兒楊章兒孫公  
儀今差使臣某人管押申解前去謹具申  
尚書省并樞密院伏候 指揮

賀州捷報申省狀

親衛大夫建州觀察使神武副軍都統制權  
知潭州兼權荆湖東路安撫都總管岳飛狀  
申閏三月六日飛進兵離賀州二十餘里曹  
成賊兵三萬餘人占據山險迎敵官軍即時

鼓率士卒掩殺賊兵敗走飛又率兵追至賀  
州城東江岸其賊望桂嶺路逃遁前去飛尋  
勾本軍離賀州二十餘里下寨並不曾放人  
入城賀州錢糧係廣西經略安撫許中下統  
制歐陽臨羅選等差丁兵占守所有飛一行  
軍馬只沿路就賊糧斛食用飛見行進兵前  
去桂嶺縣破滅曹成大隊次謹具申 尚書

省并樞密院伏乞

照會謹狀

大破曹成捷報申省狀



親衛大夫建州觀察使神武副軍都統制權  
知潭州兼權荆湖東路安撫都總管岳飛狀  
申准樞密院劄子奉 聖旨收捕曹成除於  
今年閏四月五日自遠嶺路下手掩殺曹成  
下把隘并遊掠賊兵破蕩州界太平場賊寨  
當月六日離賀州二十餘里殺散曹成下賊  
兵三萬人十三日殺散北藏嶺上梧關守隘  
賊兵占奪關口十三日殺散曹成發來照應  
北藏嶺夾擊官軍賊兵一萬五千餘人除已  
具殺獲次第捉殺人數奪到弓箚槍刀等申  
樞密院外飛契勘曹成自桂嶺詔創立大寨  
至北藏嶺約六十餘里盡是山險河澗唯狹  
路往來人馬不得並行兼北藏嶺上梧關蓬  
嶺三隘所阻已取奪北藏嶺上梧關兩隘了  
當至閏四月十五日進兵蓬嶺其賊嚴備隘  
口把截官軍飛於當日未時以來分布兵將  
一擁上嶺與賊戰敵其賊大敗四向奔潰殺  
死及掩擁入河不知其數十六日取桂嶺縣



取奪大寨了當其曹成帶領殘零潰賊望連  
州路逃竄奪到槍刀金鼓旗幟不計數目及  
奪到被虜人民數萬人放令歸業飛見遣四  
向搜邏勦戮追襲殺捕并關報廣東經略把  
截乘勢掩殺外謹具申  
尚書省并樞密院伏乞  
照會謹狀

至北 追趕曹成捷報申省狀

親衛大夫建州觀察使神武副軍都統制權  
知潭州兼權荆湖東路安撫都總管岳飛狀

申恭奉 聖旨收捕曹成賊馬於今年閏四

月五日遶嶺沿路掩殺破蕩巢穴了當其曹  
成奔竄廣東連州遂遣本司統制官張憲追  
趕掩殺收復連州了當曹成已入湖南望江  
西逃竄并曹成先發都統領王淵賊馬望桂  
陽監路前去尋遣本司統制官王貴追趕殺  
散其餘徒黨望江西散走賊勢大段窮蹙飛  
除已躬親提兵勦殺招收外飛契勘捉到曹  
成下將官張全等通說曹成軍中實有河北



河東山東京畿陝西等七萬餘人飛自今年  
閏四月五日後來節次殺戮約及大半平蕩  
指日伏恐 廟堂過憂上勤 宵旰謹具申  
尚書省并樞密院伏乞 敷奏施行伏候 指揮

虔州捷報申省狀

中衛大夫武安軍承宣使神武副軍都統制  
岳飛狀申契勘恭奉 親札處分措置虔州  
等處盜賊飛准江南宣諭牒據吉州龍泉縣  
甲本縣被賊人彭友李動天結集頭領覓賊

偽稱十大王已經四年攻破八縣大段猖獗  
其彭友等賊徒見在本縣界武陵烈源陳田  
三處割寨飛恭依 聖旨先差使臣齎文字  
前去招諭其偽十大王彭友等八頭項並不  
肯聽從又結集永新縣界群賊尹花八等二  
項賊徒三千餘人等迎敵官軍飛分遣統領  
官張憲取一路王貴取一路飛躬親統率軍  
馬取一路約期會合迎敵其賊沿山擺布飛  
遂率將士戰鬪當日賊衆敗走下山奪到隘



口數處飛躬親督率軍馬分頭下山與賊戰  
聞殺死賊徒遍滿山谷并槍牌衣甲等及奪  
救到被虜老小二萬餘人已放令遂便具錄  
奏聞外飛續遣兵於山村搜殺不盡殘黨  
捉到賊魁偽十大王彭友李滿并以次頭領  
隨軍監防外謹具申尚書省并樞密院伏候  
指揮

虔賊捷報申省狀

鎮南軍承宣使神武副軍都統制江南西  
舒蘄州制置使岳飛狀申准樞密院劄子奉  
聖旨令飛躬親前去虔州討捕盜賊飛恭依  
指揮起離到吉州有彭大名友等作過飛先  
差人招安不肯聽從分布軍馬與賊鬪敵殺  
死賊徒不知其數捉到彭鐵大并以次首領  
李動天又往虔州分遣統領官說諭諸寨頭  
目並不肯聽從遂行進兵於興國縣衣錦鄉  
一帶節次逢賊見陣大獲勝捷并攻破山寨  
數百餘座生擒賊首王彥鍾超呂添羅閑十



陳顥藍細禾謝敵鍾大牙劉八大五盧高處  
置訖委是盡靜別無未獲賊徒今依 指揮  
將實有功將士開具等第謹具申 尚書省  
并樞密院伏乞 照會施行謹狀

廬州捷報申省狀

清遠軍節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岳  
飛狀申據統制官徐慶牛皐申部押人馬前  
來廬州到本州安泊未定間有番偽賊兵逼  
近州城遂躬親率所統人馬出城迎捍鬪敵

自申時轉戰至酉時其賊敗走大獲勝捷殺  
戮賊兵三十餘里除殺死并斬首級外活擒  
到番偽賊兵八十餘人奪到馬八十餘匹槍  
刀不知其數目賊馬走透前去飛契勘元差  
徐慶牛皐等將帶官兵二千餘人前去廬壽  
濠州天長軍以來掩擊賊馬今到廬州城下  
逢賊戰鬪除在城內及在城南下寨官兵更  
不開具外今具接戰實立功官兵五百四十  
六人分爲等第謹具申 尚書省 并樞密院伏乞



照會施行謹狀

平湖寇申省狀

鎮寧崇信軍節度使神武後軍都統制荆湖  
南北襄陽府路制置使岳飛狀申飛近招捉  
到水寨劉衡夏誠楊收楊壽石顥等及諸路  
頭領小寨二十餘座并黃誠楊太周倫下徒  
衆節次取問得願歸業人於六月十八日終  
出給公據放散二萬七千餘戶各量支米糧  
歸業外謹具申尚書省并樞密院伏乞 照會

謹狀

何家寨捷報申省狀

起復檢校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  
西路宣撫副使兼營田使岳飛狀申據王貴  
申偽五大王擁賊兵前來離何家寨四十里  
地名大標木依山勢擺布迎敵官軍於十一  
月初十日與賊交戰大獲勝捷謹具申 尚  
書省并樞密院伏乞 照會謹狀

小貼子飛契勳偽五大王擁番偽重兵



侵犯唐鄧州漢上一帶作過飛  
遂遣發軍馬措置今雖獲大捷  
緣已至蔡州界去京城大段比  
近勢未能便行深討飛見星夜  
前去相度若蔡州可下即行收  
復差官主管州事畢班師別聽  
朝廷指揮伏乞 照會

鶻旋郎君捷報申省狀

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  
使兼營田大使河南北諸路招討使岳飛狀  
申據本司統領官李寶孫彥申探得金賊四  
太子前軍四箇千戶將領馬軍大隊四千餘  
騎前來宛亭縣界荆埧下寨寶等於五月二  
十四日晚部領人船前去一更以來劫殺金  
賊大寨殺死并擁掩入黃河不知數目殺死  
千戶三人并鶻旋郎君奪到白旗一面上寫  
都元帥越國王前軍四千戶字奪到馬一千  
匹六月二日有番賊金牌郎君會起東京以



北番賊大隊前來寶等統率人兵向前掩殺賊兵敗走望南逃遁追殺二十餘里殺死擁掩入黃河不知其數奪到噐甲不少委是大獲勝捷謹具申 尚書省并樞密院伏乞 照會 謹狀

檄

奉 詔移偽齊檄

契勘偽齊僭號竊據汴都舊忝臺臣累蒙任使是宜執節效死圖報 國恩乃敢背棄

君父無天而行以 祖宗涵養之澤翻為仇怨率華夏禮義之俗甘事腥羶紫色餘分擬亂正統想其面目何以臨人方且妄圖襄漢之行欲窺川蜀之路專犯不韙自速誅夷我國家厄運已銷中興在即天時既順人意悉諧所在皆賈勇之夫思共快不平之忿今王師已盡壓淮泗東過海沂駟騎交馳羽檄疊至故我得兼收南陽智謀之士提大河忠孝之人仗義以行乘時而動金洋之兵出其西



荆湖之師繼其後雖同心一德足以吞彼國  
之梟群然三令五申豈忍殘吾宋之赤子爾  
應陷沒州縣官吏兵民等元非本意諒皆協  
從屈於賊威歸逃無路我今奉辭伐罪拯溺  
蘇枯惟務安集秋毫無犯儻能開門納款肉  
袒迎降或願倒戈以前驅或列壺漿而在道  
自應悉仍舊貫不改職業盡除戎索咸用漢  
條如或執迷不悟甘爲叛人嗾桀犬以吠堯  
詈獵師而哭虎議當躬行天罰玉石俱焚禍  
並宗親辱及父祖掛今日之逆黨連千載之  
惡名順逆二途蚤宜擇處兵戈旣逼雖悔何  
追謹連黃榜在前各令知悉

律詩

題翠巖寺

秋風江上駐王師暫向雲山躡翠微忠義必  
期清塞水功名直欲鎮邊圻山林嘯聚何勞  
敢沙漠群兇定破機行復三關迎二聖金  
酋席卷盡擒歸



寄浮圖慧海

湓浦廬山幾度秋長江萬折向東流  
男兒立志扶王室聖主專師滅虜酋  
功業要刊燕石上歸休終伴赤松遊  
丁寧寄語東林老蓮社從今着力修

詞

小重山

昨夜寒蛩不住鳴驚回千里夢已三更  
起來獨自遶堦行人悄悄簾外月籠明  
白首爲功名舊山松竹老阻歸程  
欲將心事付瑤琴知音少弦斷有誰聽

題記

五嶽祠盟記

自中原板蕩夷狄交侵余發憤河朔起自相  
臺總髮從軍歷二百餘戰雖未能遠入夷荒  
洗蕩巢穴亦且快國讎之萬一今又提一  
旅孤軍振起宜興建康之城一鼓敗虜恨未  
能使匹馬不回耳故且養兵休卒蓄銳待敵



嗣當激厲士卒功期再戰北踰沙漠蹠血虜  
廷盡屠夷種迎 二聖歸京闕取故地上版  
圖 朝廷無虞 主上奠枕余之願也河朔  
岳飛題

廣德軍金沙寺壁題記

余駐大兵宜興沿幹王事過此陪僧僚謁金  
僊徘徊暫憩遂擁鐵騎千餘長驅而往然俟  
一奇功殄醜虜復三關迎 二聖使 宋朝  
振中國安強他時過此得勒金石不勝快

哉建炎四年四月十二日河朔岳飛題

東松寺題記

余自江陰軍提兵起發前赴饒郡與張招討  
會合崎嶇山路殆及千里過祈門西約一舍  
餘當途有庵一所問其僧曰東松遂邀後軍  
王團練并幕屬隨嬉焉觀其基址乃鑿山開  
地創立廊廡三山環聳勢凌碧落萬木森鬱  
密掩煙薨嗟 景蕭洒實為可愛所恨不能款  
曲進程端 俟他日殄滅盜賊凱旋回歸復



得至此即當聊結善緣以慰庵僧紹興改元  
仲春十有四日河朔岳飛題

永州祁陽縣大營驛題記

權湖南帥岳飛被 旨討賊曹成自桂嶺平  
蕩巢穴二廣湖湘悉皆安妥痛念 二聖遠  
狩沙漠天下靡寧誓竭忠孝賴 社稷威靈  
君相賢聖他日掃清胡虜復歸故國迎 兩  
宮還 朝寬 天子宵旰之憂此所志也顧  
蜂蟻之群豈足爲功過此因留于壁紹興二

年七月初七日

鄂國金佖稗編卷第十九



鄂國金佗粹編卷第二十

孫奉議郎權發遣嘉興軍府兼管內勸農事岳珂編進

籲天辨誣通叙

臣聞天下之不可泯沒者惟其理之正也藏於人心散於事情雖或晦而未彰抑而未揚曖昧而未白然是理之在人心自有隱然而不可厚誣者是故伸屈有時而不同榮辱既久而自判昔日之辱未必不為今日之榮而今日之屈未必不基後日之伸也臣先臣飛



奮自單于 宣政之間已著功于河朔  
高宗皇帝受 密詔 開霸府而先臣首被  
識擢蓋自是而歷官孤卿專制閫外未嘗有  
蚍蜉蟻子之援獨以孤忠結知 明主自信  
不疑勳名既高讒基橫出而先臣之跡始危  
矣是時城狐負恃勢可炙手天下之士莫敢  
一撻其鋒而先臣之得罪也何鑄薛仁輔以  
不願推鞫而逐李若樸何彥猷以辨其非辜  
而罷士儻以百口保任而幽之閩韓世忠以

莫湏有 三字何以服天下爲問而奪之柄最  
後而劉允升以布衣扣 闈而坐極典矣一  
時附會之徒如万俟卨則以願備鍛鍊自諫  
議而得中丞王俊則以希旨誣告自遙防而  
得廉車姚政龐榮傳選之流亦以阿附而竝  
沐綯遷之寵矣夫賞者人之所慕而刑者人  
之所甚懼也豺狼朶頤而當路顧乃相率而  
犯之至於軒冕在傍睨而不視是豈人之情  
哉其必有大不安於其心而後不敢爲也蓋



非特搢紳之流心知義理之所在平恕之吏  
目擊冤抑之莫伸者之爲也而異時同列之  
將不敢以嫌疑而不言衡茅之士不忍以非  
位而不言奪柄而未至於僂謂未足以懲猶  
之可也朝上匪函暮拘天狂風旨之下凌虐  
可知訖不能遺寸草之命僂及其身爲世大  
耻而先臣旣歿之後復有程宏圖者大書直  
指以明先臣之冤幸而大明當天讒甚悉  
殄而宏圖之言適合聖意宏圖蓋未敢逆

爲此望也然則是理之在人心蓋如何哉

紹興更化逐讒黨復純州還諸孤之在嶺嶠  
者重以念先臣不忘之德意屬之

孝宗皇帝初嗣位之初首加昭雪旣復

其官爵又錫之冢地以疏以寵命而祿其

孫子以緡錢而恤其家族給以元業

而使之不餬口於四方旌以廟貌而俾有

以尉部曲王軍之心日月照臨下燭幽隱

雨露沾漑徧及死生聖恩洋洋復出史牒



蓋自漢魏以來功臣被誣誕謾無實未有如  
先臣之抑及其昭雪之際眷渥有加亦未  
先臣之榮者也 聖詔之下朝闕庭而暮四  
海老耄童稚不謀同辭咸曰此 太上之本  
心而 今皇所以奉 承而行之者也忠憤  
之氣固有時而伸而徇 國之臣亦非姦邪  
之所能遏也蓋於是而三軍北首死敵之志  
益銳中原來蘇望霓之心益切天下抵掌撫  
足者亦遂少紓其鬱抑之氣此非臣私其祖  
之言天下之公言也先臣果何以得此於天  
下哉其必有不泯於人心者存而非可以智  
力使抑以其理之正而已何以明之汪澈宣  
諭荆襄周行舊壘見其萬竈鱗比寂無譁  
三軍雲屯動有紀律乃竦然歎曰良將之遺  
烈蓋如此繼而列校造前捧牘訟先臣之冤  
澈遂喻之以當以 奏知之意此語一出哭  
聲如雷咸願各効死力至有爲岳公爭氣之  
語澈慰諭久之而啜泣者猶未止也故先臣



復官之旨亦畧叙其歸功之意先臣御軍嚴  
整雖小犯不貲非直以姑息結之而使之然  
也即此以明先臣之事蓋有人心之所同而  
不待臣區區之辨然先臣之得罪天下皆知  
其寃而不知其所以爲寃請叙先臣之所以  
寃而後它可言也蓋先臣之禍造端乎張俊  
而秦檜者寔成之俊之怨先臣不一也而大  
者有三焉淮西俊之分地趙鼎命之怯敵不  
行迨先臣一戰而捷俊則耻之一也視韓世  
忠軍俊迎檜意欲分其背嵬先臣執義不可  
比行楚州城俊欲興版築先臣又曰吾曹當  
戮力圖剋復豈可爲退保計耶俊則怒之二  
也疆虜大寇俊等不能制而先臣談笑取之  
主上眷寵加厚逾於諸將先臣於俊爲後輩  
不十數年爵位相埒俊則嫉之三也檜之怨  
先臣亦不一也而大者亦有三焉全家南還  
已莫揜於撻辣縱歸之跡草檄辱國復汗  
覲於室撻寄聲之問以至二策之合不得輒



易大臣之盟檜之私虜如此則主和之際豈  
容有異議然先臣一則曰恢復二則曰恢復  
犯其所甚諱一也昔先兄臣甫守鄞會稽文  
惠王史浩謂之曰方代邸侍燕間嘗一及  
時事檜怒之輒損一月之俸趙鼎以資善  
之議忤檜卒以貶死其謀危國本之意非  
一日矣然先臣誓衆出師乃首進建儲之  
議犯其所不欲二也韓世忠謀劫使者敗和  
議得罪於檜檜命先臣使山陽以摅撫世忠  
軍事且戒令備反側托以上意先臣曰  
主上幸以世忠陞宥府楚之軍則朝廷軍  
也公相命飛以自衛果何爲者若使飛摅撫  
同列之私尤非所望於公相者反與耿著獄  
將究分軍之說連及世忠先臣歎曰飛與世  
忠同王事而使之不辜被罪吾爲負世忠  
乃馳書告以檜意世忠亟奏求見上驚諭  
之曰安有是旣而以詰檜且促具著獄著得  
減死犯其所深惡三也夫俊以其憾先臣之



心而諂事於檜檜之憾先臣者視俊爲尤切  
唱和一辭遂啓大獄况當是時輔之以羅汝  
楫之迎合王鵬兒之告訐万俟卨挾故怨而  
助虐王貴劫於私而強從則先臣固非以淮  
西之逗留而先伯臣雲非以通書而致變張  
憲亦非以謀復先臣掌軍而得罪也雖然淮  
西之事御札可考也通書之迹書已焚矣  
惟鍛鍊之是從矣復掌軍之謀則又取信於  
仇人之說而必成於狴犴之內甚而陳首之  
事自甘軍法以實其言至行府興獄雖張  
極力以文致而其半亦自云妄矣明辨皆可  
覆也嗚呼冤哉籲天莫聞洪皓嘗奏事而  
論及先臣不覺爲慟以爲虜中所大畏服不  
敢以名稱者惟先臣至號之爲岳爺爺及先  
臣之死虜之諸酋莫不酌酒相賀以爲和議  
自是可堅而查籛嘗謂人曰虜自叛南之  
盟先臣深入不已檜私于金人勸上班師  
兀术遺檜書曰爾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爲



河北圖且殺吾壻不可以不報必殺岳飛而後和可成也檜於是殺先臣以爲信即皓之所奏而觀之籥之言其不妄也臣故先述先臣之寃而後述所以爲籲天辨誣之意蓋先臣自結髮從戎凡歷數百戰而其內翦外攘之尤彰大著見者雖三尺之童亦能言其事破張用收曹成毆虔寇而歸之農蹶叛將而降其衆擒楊么以清重湖戰李成以復六秘計成而劉豫廢忠信著而梁興來兩至

淮堧而胡騎遁迹一至朱仙而虜將願降忠義百餘萬應於河北穎陳數十郡復於河南境土駸駸乎返舊矣而姦臣誤國亟命班師使先臣之勲不克自究此又雖三尺之童亦能爲先臣扼腕而太息也此皆不必備論獨以先臣受曖昧不根之謗于今幾七十載雖忠義之心昭昭乎天下而山林之史疑以傳疑或者猶有以議先臣之未盡臣竊痛焉臣自齟齬侍先父臣霖日聞先臣行事之大



畧誠恨不及逮事以親其所聞惟先父臣霖  
易簣而命臣者言猶在耳不敢不卒厥志自  
束髮以來朝夕憂惕廣搜旁訪而訂正之一  
言以上必有據依而參之以家藏之詔本月  
日不謬而後書蓋如是者累年而僅成誠懼  
無以終父志而使先臣之忠無所別白乃於  
行實之中摘其未明者自建儲而下凡五  
條條皆有辨辨必有據庶幾上附信史下  
答先命使先臣之誣得因是而暴白于天下  
臣死且不朽矣臣重惟先臣得罪於紹興十  
一年之十二月而秦檜死於紹興二十五年  
之十月其間相距凡十四載而檜是時克燭  
烜赫威制上下蓋專元宰之位而董筆削之  
柄當時日曆之官言於人曰自八年冬檜既  
監修國史岳飛每有捷奏檜輒欲沒其實  
至形於色其間如闕畧其姓名隱匿其功狀  
者殆不可一二數大率欲薄先臣之功以欺  
後世使後世以爲不足多恨天下莫不哀先



臣之不幸且惜千載之後何以傳信如臣前  
所陳致禍之六條後所陳辨誣之五條雖天  
下之人戶知之人誦之野老賤卒得於傳小  
夫庸俗騰於說按之 詔旨而不謬驗之歲  
月而有稽可謂不誣矣然臣竊意 國史未  
之書也抑臣聞之檜之始罷相也 上召當  
制學士綦崇禮出檜二策示以 御札明著  
其罪 日星焜耀 垂戒萬古豈易磨滅哉  
暨檜再相深掩諱之公騰函章下台州於密

禮之壻謝伋家取之以滅迹 煌煌奎畫尚  
敢舉而去之於先臣之事何恤哉嗚呼此豈  
特先臣之不幸 廟謨 神筭鬱而不彰檜  
之罪尤不勝誅矣 金匱石室之書固匪臣  
所得而見然臣所以附其言于此者亦特見  
天下之所以哀先臣不幸之意而痛直筆之  
無攷也嗚呼此籲 天辨誣之所以不得不  
作也司馬遷之言曰要之死日而後是非乃  
定是非定於既死此人心之公論也而先臣



既死之後秦檜方秉國鈞天下噤不敢議  
稔惡而斃繼之者猶一時之黨也中經更  
化嘗欲復先臣官而時宰以爲虜方顧和一  
旦無故而錄故將且召禍不可故還嶺嶠  
之諸孤復純州之舊號皆出一時之特  
斷而拳拳聖眷首發於揖遜面命之頃  
故先臣復官錄孤之事皆高宗之所親見  
而先父臣震欽州召還賜對便殿玉音  
宣諭謂卿家冤枉朕悉知之天下共知其

冤則孝宗之所以得先臣誣枉於問安侍  
膳之餘者蓋詳矣故一時值先臣之事如李  
若樸何彥猷或生拜郎曹之除或死沐褒  
贈之典而睿旨曲頒且有秦檜誣岳飛舉  
世莫敢言之語則先臣之事蓋可不辨而自  
明嗚呼聖恩厚矣而時宰之所以進言者  
得非以先臣勦虜之功爲罪乎建炎初僞楚  
不就北面一時肉食者獻言曰張邦昌虜之  
所立宜有以尊顯之李綱虜所惡寘散可也



上歛容曰恐 朕之立亦非金人所喜即  
聖謨而論之則先臣之事可明時宰之言可  
闢獨以古人之言所謂是非至死而後定者  
蓋已出於不幸而先臣之死餘二十年然後  
姦邪闢正論興九泉孤忠始遂昭雪此其不  
幸尤可哀也臣尚忍言之哉其他如以不附  
和議爲懷姦以深入奮討爲輕敵以恢遠畧  
爲不量彼已以不事家產爲萌異志以不結  
臣貴爲妄自驕傲此臣又將哀檜之愚而以  
爲不必辨謹叙

鄂國金佗粹編卷第二十



鄂國金佖粹編卷第二十一

孫奉議郎權發遣嘉興軍府兼管內勸農事岳珂撰進

額天辨誣卷之一

建儲辨

紹興十一年八月九日甲戌臣寮上言伏見  
樞密副使岳飛不避嫌疑而妄貪非常之功  
不量彼已而幾敗國之大事

熊克中興小曆曰紹興七年夏四月初張浚  
與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議不合飛喪母乞



持服乃棄其軍而去居江州廬山以本軍提  
舉事務官張憲主管軍事浚因請用兵部侍  
郎樞密院都承旨兼都督府參議張宗元為  
宣撫判官憲在告而宗元除書下軍中籍籍  
曰張侍郎來我公不復還矣參謀官薛弼請  
憲強出臨軍憲喻羣校曰我公心腹事參謀  
官必知盍往問之羣校至弼謂之曰張侍郎  
來由宣撫請也宣撫解政未幾汝輩軍法如  
此宣撫聞之且不樂今朝廷已遣敕使起

宣撫復矣張非久留者衆遂安上詔飛入

覲弼亦移書趣飛行至是飛偕弼入奏事

飛以手疏言儲貳事衝風吹紙動搖飛聲

戰不能句飛退弼進上視之色動弼曰臣

在道常怪飛習寫細字乃作此奏雖其子弟

無知者此據朱勝非秀水間居錄并野記與

據撫岳飛之過以張宗元監其軍蓋浚方謀

收內外兵柄天下寒心又張戒黜記曰薛弼

以甲子正月道由建康謂成曰弼之免於禍

天也往者丁巳歲被旨從鵬入覲與鵬

遇於九江之舟中鵬說曰某此行將陳大計



京闕為弼朝廷計莫若正資宗之名則虜  
謀沮矣弼不敢應抵建康與弼同日對鵝  
第一班弼次之鵬下殿面如死灰弼造膝  
上曰飛適來奏乞正資宗之名弼喻以  
卿雖忠然握重兵於外此事非卿所當與也  
弼曰臣雖然在其幕中然初不與開亦至九  
但見飛習小措尺密奏皆飛自書耳上曰  
飛意似不悅卿自以意開喻之弼受旨而  
退嗟夫鵬為大將而越職及此取死宜哉弼  
又云不知若箇書生教之耳岳飛字鵬舉家  
戒隱其語  
但曰鵬云

臣珂辨曰臣聞事君有犯而無隱古今  
之通論也自常情觀之堂陛九重  
門庭萬里其所謂勢與位固扞格而不

相侔然其所問者勢位耳而所以一休  
戚一利害者蓋未嘗不自若也隆古盛  
時明良交會於一堂之上都俞吁咈不  
匿厥指上以誠孚于下而下亦以誠應  
乎上有猷則必告非道則不陳未聞教  
臣下以避嫌疑也世變益下君道日尊  
而後全身遠害之士始欲言而不敢乃  
銖量而寸較之曰是近於嫌是近於疑  
未可言也於是嫌疑之名始彰嫌疑之



名彰而後君臣之分缺天下之事始壅  
於上聞矣雖然是猶非有以教之而使  
然也身之欲全害之欲遠臆決而意料  
不得不然也汝楫獨何見哉當 清明  
極治之朝而教臣下以嫌疑之避不以  
隆古交孚之治望其 君而以褻世全  
身之計教其臣如是而任七臣之列居  
敢諫之位固無望其有格 君之功也  
昔唐太宗嘗以人言魏證朋黨詔溫彥

博按訊非是彥博曰證爲人臣不能著  
形迹遠嫌疑而被浮謗是宜責也乃命  
彥博傳詔責之證入謝曰臣聞君臣同  
心是謂一體豈有置至公事形迹若上  
下共繇斯路邦之興喪未可知也太宗  
矍然曰吾悟之矣嗚呼證言盡之矣汝  
楫之用心何其與證異也先臣雖奮自  
單平然備位二府任兼將相 國家之  
事休戚是同維時 翠華南巡 國本



未定先臣激發忠義首建大謀密疏啓  
聞深簡天意故璽書賜報褒諭  
再三卒之朱邸肇開青宮茂建  
堅與日子之斷遂非心之願實先臣  
一語之感悟有以基之在昔至和  
間昭陵不豫諫官范鎮首抗儲議  
并州通判司馬光聞而繼之故光之論  
鎮以為發議之勇過於首育先臣雖未  
敢以比擬先正然其用心之忠愛君

之勇抑亦庶幾於鎮與光之萬一汝楫  
於此而以嫌疑罪先臣尚何辭哉雖然  
位有崇卑則責有輕重夫視三事之儀  
則上公經邦之任也分專閫之寄則重  
臣出使之名也居高爵食厚祿而首鼠  
畏忌不以一言報夫君此先臣之所  
不敢也而亦先臣之所不忍也汝楫獨  
非臣子乎坐觀國本之未立陰懷媚  
竈之巧計嗜進不止阿容在列當其劾



先臣之時知有奉秦檜之意而已曷嘗  
知有君父哉夫汝楫之位范鎮之所  
居也范鎮之論若此而汝楫之論若彼  
識者必有別於此矣論先臣之迹則若  
涉冒言攷先臣之心則本於報國爵  
位之已隆徼福之念無有也勛業之已  
盛要名之念又無有也犯雷霆之威  
陳天下莫敢言之計先臣雖至愚豈不  
知愛其身哉身且不愛而謂其有徼福

要名之心可乎國有大議一并州通  
判尚得以抗言而極論之先臣蚤被  
不世之遇幾極人臣之貴以此視彼職  
有加焉顧可謂其越職也哉使汝楫易  
地而居於至和之時則貪功之罪不當  
寘司馬光於先臣之後以是觀之則先  
臣之首議蓋知有國而不知有家知  
有君而不知有身忠義激於其中蹈  
危機而不之顧卒之小人乘間一僨不



復哀哉先臣之不幸也當是時讒臣擅當軸之位依城社之勢以死生之柄怵天下以利祿之權誘新進其諱聞人言如諱聞父母之名先臣乃於其所諱之中擇其所尤諱者而言之亦宜乎汝楫之謂愚也臣又聞之仁宗皇帝因採范鎮司馬光之議宰相韓琦力贊睿斷大策中定授之英祖詔令既具將孚于庭而當時好諛之臣雜進其

說皆曰陛下春秋鼎盛子孫千億何

遽作此不祥事仁宗皇帝聖慮深遠

與天爲謀力卻羣言卒安大器臣

間因竊讀國朝事迹至此未嘗不掩

卷三歎而繼之以泣也夫受盡言而不

怒固本於人君之盛德而贊大謀

而不惑尤資於大臣之明斷若時先正

韓琦以盛德元勳光輔王室維持正

論上開帝聰故一時諛臣之進說皆



遂巡卻立而范鎮司馬光之議不惟不  
得罪於當世而且卒行其言先臣幸遇  
明主而不勝羣邪之害正遂以殞身即  
時而論罪檜與汝楫詎可勝誅哉嗚呼  
范鎮司馬光之說不避嫌疑之尤者也  
諛臣之論能避嫌疑之尤者也然自  
至和迄今百有餘載天下之公議未嘗  
進諛臣於鎮與光之上然則先臣獨何  
罪乎是䟽也於先臣本無足辨然足以  
誤天下後世之爲臣子者臣故不敢不  
申爲之說至於張戒之默記荒謬不根  
顛倒錯亂尤爲昭昭臣不敢以臆說與  
戒辨請以 高宗皇帝宸翰爲證戒之  
言曰薛弼以甲子正月道由建康與戒  
言及先臣建 儲之議云是丁巳歲先  
臣因 召對寔建此請又以爲謀報虜  
酋將有所挾以入 京師先臣與弼會  
于九江舟中議所以沮虜謀者而及於



此既又託爲 玉音謂先臣雖忠而握  
重兵於外此事非所當預次之以先臣  
失措之狀又次之以薛弼造 膝之語  
而斷曰飛爲大將而越職及此取死宜  
哉熊克又從而信之筆之小曆上之史  
院板而行之天下臣嘗捧書痛哭重歎  
先臣之不幸而竊怪夫弼之果於誕也  
夫丁巳歲 紹興之七年也先臣奉  
詔至督府與張浚議劉光世軍不合遂

疑先臣有自營得軍意即日上章乞解  
兵柄 璽書召還復畀以兵則與弼同  
對蓋是年之六月也至冬十一月而劉  
豫始廢則先臣 召還之時豫未嘗廢  
也豫方據汴虜何自而有挾以入 京  
之謀天正 資宗之名何預於虜使先  
臣謂有益於 國本則可而謂以沮虜  
謀固不若是其疎也臣之所辨亦既詳  
矣然未有所據不足以折弼請言其所



據按野史等書載皆謂先臣當時因召  
 對罷詣 資善堂見 孝宗皇帝英明  
 雄偉退而歎曰 中興基本其在是乎  
 至紹興十年虜再叛盟先臣灑泣厲衆  
 即日北討將行數請面陳幾以感動  
 上聽會 詔趣進兵不許乃密為親書  
 奏上之大略以為今欲恢復必先正  
 國本以安人心然後不常厥居以示  
 不忘復讎之志奏至 宸衷感悟賜

御札褒諭有非忱誠忠謹則言不及此  
 之語臣嘗竊攷野史與弼之說而見其  
 時日之不同亦竊有疑焉及伏觀臣家  
 之藏 詔究其次第而後知野史之載  
 為可據而弼之說蓋甚誣也謹按虜人  
 寇河南之初先臣得警即乞詣 在所  
 奏事 御札報曰覽卿來奏欲赴 行  
 在所奏事深所嘉歎既又曰俟卿出師  
 在近輕騎一來庶不廢事及先臣奏已



遣張憲姚政軍 御札復報曰覽卿奏

已差發張憲姚政軍馬至順昌光蔡深

中機會卿乞赴 行在所奏事甚欲與

卿相見既又曰措置有緒輕騎前來奏

事副 朕虛竚也先臣未及 覲 上

遣李若虛至軍 御札報曰金人再犯

東京賊方在境難以 召 卿遠來面議

今遣李若虛前去就卿商量則是先臣

累請 面陳而不獲也然後親書達

儲之請密以奏上 御札報曰覽卿親

書奏深用歎嘉非忱誠忠謹則言不及

此即 天語而觀之決非區區具文之

奏而其 褒諭之語深切著明蓋直為

先臣建 儲之議設也 御札之連文

曰卿識慮精深為一時智謀之將非他

人比茲者河南復陷日夕愴然致之時

事則其為 紹興十年之詔也甚明是

先臣嘗密疏言於 紹興十年之後而



未嘗面對言於七年之前是先臣因  
興師請覲不獲而後抗疏而未嘗因  
諜報而欲立此以沮虜謀也况諜報之  
事其為不根臣之辨尤明則弼所謂玉  
音有非卿所當與之說卿自以意開諭  
之說先臣有衝風吹紙之事怪其習小  
楷之事詎有一實哉年月先後之不同  
面奏疏聞之有異弼其果於誕者按弼  
之在先臣幕為最久及先臣得罪僚佐  
皆下吏遠徙獨弼不與偃然如故公議  
皆謂弼舊居永嘉秦檜方罷相里居弼  
足恭奴事以徼後福及在先臣幕知檜  
惡先臣觀望風旨動息輒報以是獲免  
於戾天下固知之矣臣竊以為小人苟  
免以全身見利而忘義亦何所不用其  
至初不足以污筆櫝獨忘國而謀家  
忘君而謀身忘所知而謀所託既欺  
一時以免其禍又託為游談聚議之說



矯 玉音而實其辭因它人之筆以欺  
天下後世使人莫窺其奧其用心之姦  
擠崖之嶮蓋非它人比也臣伏讀 國  
朝之律偽 制書及增減而足以亂俗  
者弃市 聖人立法之意抑以制書者  
上之所用以信天下姦民敢矯而爲之  
而其矯爲者又足以亂俗則雖實之極  
典誠不爲過夫 制書不可矯也 玉  
音其可矯乎一時之俗不可亂也天下

後世之公其可亂乎原情而議法弼當  
在春秋誅心之典臣獨惜夫 高宗以  
宏略聖度致 災興三十六年之治繼  
中天二百餘載之業而秦檜擅命矯稱  
玉音已不逃沈該等之奏論弼斷斷小  
人亦敢駕說而矯誣又作爲 進對折  
旋之義使人見之若親奉 天語者其  
罔 上誣 君之心詎勝言哉遂使  
洋洋 聖謨玉石不辨天下後世若之



何而可以取證也若夫戒謂先臣越職  
取死爲宜書之簡牘傳之萬世岸然不  
以爲耻則又臣之所甚未諭夫先臣爲  
一身謀則固愚矣而爲社稷謀顧不  
謂之忠乎人臣而一陳社稷之忠謀  
讒臣已嫉而陷之諫官又和而劾之搢  
紳士大夫之議又從而交非之則其不  
幸豈特一時而止哉讒臣嶮欺固不足  
算臣之所甚惑而不能已者蓋以諫官



鄂國金佖粹編卷第二十二

孫奉議郎權發遣嘉興府兼管勸農事岳珂編進

籲天辨誣卷之二

淮西辨

紹興十一年八月九日甲戌臣寮上言伏見  
樞密副使岳飛蚤稱敢殺亟蒙 獎拔不十  
年間致位三孤且復 使之握重兵居上游  
其所 委付可謂重矣而飛爵高祿厚志滿  
意得平昔功名之念日以頽墮今春虜寇大



入疆場騷然 陛下趣飛出師以為犄角璽  
書絡繹使者相繼於道而乃稽違 詔旨不  
以時發久之 一至舒蘄忽卒復還所幸諸帥  
兵力自能却賊不然則其敗撓 國事可勝  
言哉厥後諸帥凱旋飛獨無功 聖恩寬大  
例有樞筦之拜寵數優渥義當感激圖報而  
飛方事矯飾有識之士已譏其偽又言竊見  
樞密副使岳飛頃由 簡拔委以節制慨然  
似有功名之志人亦以此稱之數年之間

寵數頻仍官兼兩鎮秩視二府乃始安於榮利  
不復為國遠圖矣故昨來被 旨起兵則固稽  
嚴詔畧至龍舒而不進茲者銜 命出使則  
堅執偏見欲棄山陽而不守以飛平昔不應  
至是豈其忠衰於 君誠如古人之謂耶臣  
又聞飛自登樞筦鬱鬱不樂日謀引去以就  
安閑每對士大夫但言山林之適其誠與偽  
固不得而知然以 陛下眷待之隆委任之  
峻不思報稱遽為是計亦憂 國愛 君者



所不忍爲也又言臣比論列樞密副使岳飛  
之罪章已三上 陛下尊寵樞臣眷眷然惟  
恐傷之姑示 優容未加譴斥臣謬當言責  
安可但已况其間一二事大虧忠節若堅拒  
明詔不肯出師以玩合肥之寇又言今春虜  
犯淮西張俊旣全師遇敵 朝廷連降 聖  
旨趣飛來援而逗遛不進輒以道遠乏餉爲  
辭大將之體 國固如是乎陛下新命樞臣  
處飛爲副超踰甚峻正欲感勵其心使飛改  
意激昂尚蓋前失而外爲恭遜情實飾姦又  
言頃者淮西之役俊方力戰而飛乃按兵不  
動飛當是時豈以謂虜去國遠闕其鋒不可  
當而欲避之乎豈以謂坐觀成敗而効卞莊  
刺虎之說乎殆皆不然也其意不過專務保  
江之計而嫉淮西之成功耳  
熊克中與小曆曰初 上詔湖北宣撫使岳  
飛以兵援淮西飛念前此每勝復被 詔還  
乃以糧乏爲辭至是濠州已破飛始以兵來



援張俊秦檜皆恨之

王次翁叙紀

王伯序撰

曰

紹興辛酉虜人有飲

馬大江之謀大將張俊韓世忠欲先事深入

惟岳飛駐兵淮西不肯動以親札趣其行

者凡七有七飛偃蹇如故最後又降

曰社稷存亡在卿此舉飛奉

詔移軍三十里而止上始有誅飛意

却史傳曰紹興十一年元末重兵攻淮西

念前此每勝復被詔還壯心已闌且軋於

和議辭以乏糧及濠梁已破方以兵來援張

俊秦檜皆恨之

臣珂辨曰臣聞天下之難辨而易惑者惟

其迹之似也小人之讒人也固誣矣而非

竊取其似則不足以欺人也天下之人惟

知其誣而不知其所以誣汲汲乎惜其人

之不得為全人也則又即其似而求有以

蓋之嗚呼讒誣之似果終足以欺人哉欺

有時而窮則真者身矣今乃不忍於一朝



之未明而求以蓋其非使人見之曰是天  
下之公論而亦其迹之似也久而不明真  
者泯矣可以欺一時之人而不可以欺萬  
世者似也可以蓋一時之非而不可以蓋  
萬世者亦似也然則變真而讒以似雖晦  
之必彰之舍真而蓋以似雖愛之實害之  
然則輕重緩急之辨固將何擇哉以此而  
論先臣淮西之誣則逗遛違 詔之辨尚  
可緩而軋於和議之說蓋 所當先也臣  
非敢先彼而後此也逗遛之罪小人之讒  
先臣也 固有甚明者證之軋和之志公  
論之蓋先臣也其說易以惑天下而亂先  
臣本心之真此臣所以先辨也先臣自金  
虜叛盟以來嘗有誓不與俱生之志獻北  
討之書奪官而不悔上謝 赦之表忤時  
而不忌抗恢復之奏則 旨期於渾瑊復唐  
之大功闢屈已之議則深指於秦檜謀  
國之不臧嶽祠之盟與將佐言者也特首



言其蹠血虜庭之願蓮社之詩與緇流言者也猶不忘乎力扶王室之忠甚而抒誅翠巖勒題東松書宜興之寺壁紀湖東之軍次是皆放懷景物紓情幽曠而二聖之還三關之復其志無往而不寓造次必於君言語必於國天下至于今誦之非臣之私言也故高宗皇帝所賜御札有曰覽卿近奏毅然以恢復為請豈天實啓之將以輔成朕志行遂中興耶

又曰比降親筆喻朕至意再覽卿奏以渾瑊自期正朕所望於卿者又曰得卿奏言措置班師機會誠為可惜卿忠義許國言辭激切朕心不忘嗚呼即此以論先臣之心可以逗遛之說誣之乎讒人之進言也豺狼之威踞乎其前軒冕之念勃乎其中勢不得不枉它人而庶幾尺蠖之一伸也誠又念夫威未至於極則人心之公論不可誣也則亦盍求其似而言



之乎先臣位三孤開兩鎮運籌樞府視秩  
相庭其爵穹矣其位隆矣其祿厚矣則吾  
加以志得意滿不復爲國遠圖之  
庶幾信之而猶懼其言之不足以欺人也  
則先稱以敢毅又稱以有功名之志終則  
以爲先臣之平昔不應有是抑使天下之  
淺心者從而窺之徒見其爵之誠穹位之  
誠隆祿之誠厚則亦竊意其遠圖之怠非  
復前日而我言之或信剡騰六奏貫穿一  
辭先後皆是言也天下之人惟其不知淮  
西之事顛末甚明具在御札而惑於讒  
人之似意其或有是也則深愛先臣之忠  
而惜其不得以全其忠乃深思而旁求之  
則曰朱仙之戰也兩河忠義同爲響應虜  
酋腹心皆受密約兀朮棄京而卻走韓常  
遣使而請降功垂成而亟班師反墮於姦  
臣通虜之約或者其壯心已闌而不前乎  
反復而疑之則又曰河南之復也彼旣先



料其叛盟矣抗疏而言之因表而見之漫  
不我聽故地復失前轍可觀而又惟屈已  
之是求或者軋於和議而不至乎嗚呼是  
二者之說無一而可也抑皆竊取先臣之  
似而不忍於一朝之未明且莫知其讒之  
實不然也是求以蓋先臣之非而適所以  
益先臣之非求以明先臣之忠而適所以  
累先臣之忠者也委質而事於君抑君有  
命而謂吾志之闌且咎其不聽已驗之說  
嚴詔沓至跬步不易是可謂之忠乎如是  
則止涕而揚湯救火而抱薪尚何非之可  
蓋抑臣攻之虜之犯淮西也烽警方騰羽  
檄未至淮西蓋非先臣分地也疑若可以  
晏然矣使小丈夫處此則曰吾惟求保吾  
境盡吾職而已何暇以議其它而先臣激  
發忠憤首抗奏疏歷數虜酋之不道願備  
戎車之先驅請會諸將擊賊以必成功故  
御札首曰昨得卿奏欲合諸帥兵破敵備



見忠誼許國之意嘉歎不已今虜犯淮  
西張俊楊沂中劉錡已并力與賊相拒卿  
若乘此機會亟提兵會合必成大功此蓋  
奏至之第一札也然則東下會合蓋因  
先臣之請而許之 奎畫煌煌匪臣所得  
而託言也況是時先臣未奉出師之詔  
既思虜穴必虛乞擣京洛以制其弊又  
恐急於退虜乞出蘄黃以議攻卻其拳拳  
憂國至於一日而兩奏載在 御札尤

爲明著初未嘗以非已責而自安也今有  
巨室爲紀綱左右各司其職適有外侮而  
他僕越職以求禦且復殫智慮竭謀畫以  
爲應之之策則必其愛主之心特切而衛  
上之志甚勤使其主從而聽之促之以前  
則反傲然而不行是豈人之情哉使其謂  
主不已知則勿請所以請者則其無是心  
也是僕也非病狂喪心安肯自請而自止  
以激其主之怒哉即小而論大則先臣之



無是二者之心也則亦無是請也有是請也則逗遛之誣也亦可迎刃而解矣况夫臆度之說孰如親見之審疑似之迹孰如已行之驗十年冬司農少卿高穎自陳欲裨贊岳飛十年連結河朔之謀措置兩河京東忠義軍馬為攻取計蓋已在朱仙班師之後也使壯心果闌則穎肯為此請耶丁一年秋先臣行楚州按兵俊將城楚而先臣曰吾曹當戮力以復中原何至為城守計耶卒以此忤俊蓋已在淮西援濠之後也使軋於和議則先臣肯出此言耶吁亦明矣雖然猶不可不申之以辨也何則張憲之獄在行府鍛鍊極矣而無一語以及先臣所誣以通書者先伯臣雲也張俊一紙之奏方上而秦檜遽下先臣於獄初無可證之事也按坐兩月廷尉不知所問反而思之栢臺嘗有是六奏也又其中逗遛之說或可以致其罪也乃劄下制獄



金何科錄卷三十一  
令以此語詰先臣雖先臣之辨甚明而莫  
之省也王俊所告非此也張憲自誣亦非  
此也即初揆終了不相涉先臣何罪而至  
此哉先臣之就逮乃十月之十三日而此  
劄之下乃十二月之十八日其間相距兩  
月秦檜之所以旁求而成其罪者蓋無所  
不至矣而僅能得此又安可以不辨臣按  
先臣被罪尚書省 勅牒之全文曰淮西  
之戰一十五次被受 御札坐觀勝負嗚

呼 御札之有十五固也抑不觀其時乎  
前奏未上而後 命脊至出師之 命雖  
在正月而至以二月九日時先臣以寒嗽  
在告即以十一日力疾出師故十九日  
御札有曰得卿九日奏已擇定十二日起  
發往蘄黃舒州界以此見先臣之出師實  
無留滯奉 詔三日而行爾自鄂而蘄黃  
自蘄黃而舒廬皆以背嵬親爲先驅虜方  
在廬望風退遁還軍於舒復來窺濠又次



定遠虜復引去蓋三月之中旬也是時先  
臣聞 命即行首尾僅月餘往來道里不  
止數千計其時日亦可見矣而徒以其  
詔之多而罪之哀哉先臣之不幸也檜之  
所以誣先臣者以稽違 御劄臣不敢以  
它證請以檜所誣者證之先臣淮西之誣  
其目有四一曰逗遛違 詔二曰辭以乏  
糧三曰不攜重兵四曰緩於救濠臣請舉  
而枚辨之逗遛軍次以違 詔檜之誣也

而十九日 御劄之連文曰聞卿見苦寒  
嗽乃能勉為 朕行國爾忘身誰如卿者  
然則先臣之所謂逗遛者何在况請會兵  
而破敵先臣實啓之苟憚於行則何為上  
剡 奏以自形其怯乎故 獎諭之 詔  
曰淮東之軍且出其後沔鄂之衆復來自  
南合吾仁義之師當彼殘暴之寇則先臣  
非逗遛矣託乏糧以拒 詔亦檜之誣也  
而三月十三日之 御劄有曰卿聞 命



即往廬州遵陸勤勞轉餉艱阻卿不復顧  
問必遑其行非一意許 國誰肯如此然  
則先臣之所謂託者何在况請漕臣而從  
軍先臣實啓之苟志於託則何至召它人  
以自窺其僞乎故 褒嘉之劄又曰 中  
興基業在此一舉卿之此行適中機會則  
先臣又未嘗它辭矣先臣奉 詔出師以  
大軍爲緩親以背嵬騎兵爲之先驅其赴  
援之急亦可知也而俊乃譖先臣以攜兵  
爲寡曾不知南薰門之戰以八百人破王  
善五十萬者先臣也朱仙鎮之對壘以五  
百騎破兀朮十萬者亦先臣也况背嵬之  
士先臣之親軍也穎昌朱仙皆以是軍取  
勝而八千餘騎亦不可謂寡矣是時俊命  
楊沂中以全軍敗濠之餘虜而遇伏大敗  
殿前之兵幾殲焉亦宜乎其以先臣之兵  
爲寡也俊旣素懷怯敵之心而反以寡病  
先臣不亦哀哉兀朮旣遁先臣還軍舒州



以俟 進止而兀术用酈瓊計復窺濠州  
三月初四日先臣聞警不竢 詔麾兵而  
救之兀术蓋以初八日破濠而先臣先四  
日已赴援矣則警報固未上 聞而 詔  
命亦未至其時日之序又可攷也而俊乃  
譖先臣以救濠爲緩曾不知李成據襄陽  
聞軍至而遽遁者先臣也劉麟寇廬州見  
岳幟而亟走者亦先臣也况兀术朱仙之  
屢敗韓常長莫之乞降皆已望風龍服且  
先 詔而赴援蓋亦不可謂緩矣是時張  
俊以大兵駐黃蓮去濠六十里而不能救  
無以藉口亦宜乎其以先臣之兵爲緩也  
俊旣坐收退虜之功而反以緩譖先臣其  
冤抑甚焉俊蓋初以前途糧乏誤先臣而  
先臣不聽鼓行而進及 御劄有不復顧  
問之語俊意先臣漏其書之言于 上而  
譖害之意成矣當時先臣得罪尚書省  
勅牒之全文固出於一時酷吏之手而俊



之遺先臣書稱前途乏糧以誤先臣者亦  
備載不遺蓋亦自有不能揜也万俟卨患  
獄之不竟遂命元龜年以行軍之時日雜  
定之檜乃先收 御劄于左藏南庫將滅  
其迹幸而終未泯於亮燭故其次第時日  
猶有攷也 宸翰之首臣故復以甲子繫  
日而不敢以重復為嫌蓋欲其昭明而易  
見試即而驗之初未嘗有暇日也奈何謂  
之逗遛至於王次翁之叙紀其為誣罔尤

為昭灼方元术之來張俊以兵拒于柘臯  
蓋已逼江矣先事深入之謀果何在先臣  
駐兵江夏未嘗在淮西也 親劄十五耳  
而增其二社稷存亡在卿此舉之 詔元  
未嘗有也奉 詔移軍三十里而止自鄂  
而廬自廬而舒自舒而濠果三十里乎身  
居政地瞽如不知而徒以口舌置人於死  
地先臣真不幸哉臣竊惟 高宗皇帝留  
意戎昭未嘗頃刻忘故一日而拜數 詔



者有之一事而降數 旨者有之隨鄧襄  
陽之戰 御劄凡四淮西宛葉之捷 御  
劄凡七虜人叛命再寇河南復故疆援劉  
錡首尾兩月餘奉 御劄者又二十有三  
焉豈獨以拜 命之多而謂之逗遛乎寃  
哉先臣之忠如此而不得白此臣所以泣  
血而辨千載而下信史庶乎其有攷也臣  
重惟先臣得罪之後秦檜使其親黨王會  
搜刮囊橐自 尚方所賜之外無僭石之  
儲 賜書數篋先已舉而束之左藏南庫  
非惟 龍翔 鳳翥之文秘而不耀而一  
時 廟謨所以密授先臣者殆泯沒而無  
聞於世先父臣霖猥蒙 親擢攝貳匠監  
露章陳 請願復 賜還 孝宗皇帝慨  
念故臣亟降 俞旨此臣家之所以復得  
寶藏而竊窺 神筭于 雲章之表臣按  
秦檜當時之醜禍也蓋欲屏去先臣所拜  
之 宸翰如綦密禮所被之 詔以泯其



迹而使先臣之忠終於莫辨何以言之  
宸章聖畫固非人間所得而易見先臣  
幸以尺寸功攀附依乘故得拜此 寵渥  
誠使得罪亦當上之 秘府與 天球河  
圖竝寶而無窮檜乃敢寘之有司之藏其  
不臣之心亦可見矣一時指爲先臣之汚  
秘衛不恪迄今蠹魚蝸牛之侵雖重飾而  
嚴護猶有遺迹臣每捧讀輒哽涕而不自  
勝抑猶有大幸者淮西一十五 劄竝存  
而不失爾故臣得以逐時日叙次第而刊  
之石以傳萬世不然則先臣之誣尚何以  
爲據依而辨之嗚呼檜雖欲泯之而 天  
不泯之是留以 賜臣家而使先臣之事  
有所據依而辨明也哀哉



鄂國金佺粹編卷第二十三

孫奉議郎權發遣嘉興軍府兼管內勸農事岳珂編進

額天辨誣卷之三

山陽辨

紹興十一年八月九日甲戌臣寮上言伏見  
樞密副使岳飛比與同列按兵淮上公對將  
佐謂山陽為不可守沮喪士氣動搖民心遠  
近聞之無不失望此邦於邊面最為要害蓋  
捍禦所當先者而其議論乃爾莫曉所謂他



日見士大夫則又三三其辭忠於謀 國者  
固如是乎茲者入覲 行朝力辭使命雖已  
勉徇所請而充位廟堂自若也夫廟堂筭略  
所從出使飛所爲悉如山陽之事豈不上誤  
注倚又言臣近者嘗抗章論列樞密副使岳  
飛過咎不一乞行罷免 陛下眷遇大臣務  
全終始至今寂然未聞 處分臣待罪言路  
有不得而已者其他不復縷陳姑以近日一  
事言之楚州外扼賊營內藩 王室實淮上

襟要之地所當悉力捍禦不可忽也前此大  
帥是臨爲備頗嚴虜不得犯民以安處廼者  
帥臣入登廟堂而城郭兵革固自若也 陛  
下軫念邊疆 宵旰以之亟命飛等出使措  
置其事自應仰體 淵衷過爲之防而乃宣  
言於衆以楚爲不可守夫所謂不可守者城  
不堅乎兵不衆乎地利不足恃乎城之不堅  
葺之可也兵之不衆益之可也若以地利爲  
不足恃則相持累年了無踈虞其效明甚質



之以三說飛之所言妄矣况吾之所恃以爲險者大江而已若不守楚使虜得以衝突則大江之險遂與彼共之 朝廷雖欲一日奠枕其可得乎飛任隆兵樞安危所賴而謀國不令乃至於此尚俾參贊 廟謨其不誤事者幾希又言飛昨來被 旨起兵則固稽嚴詔略至龍舒而不進茲者銜 命出使則妄執偏見欲棄山陽而守江以飛平昔不應至是豈其忠衰於 君誠如古人之謂耶又

言臣比論列樞密副使岳飛之罪章已三上陛下尊寵樞臣眷眷然惟恐傷之姑示優容未加譴斥臣謬當言責安可但已况其間一二事大虧忠節若堅拒 明詔不肯出師以玩合肥之寇首爲異議不務保城以捐山陽之地又言聞飛近同張俊往淮東措置軍事飛嘗唱言山陽之不可守軍民搖惑致誼外議以謂 朝廷欲棄山陽所幸俊止其言紛紛遂定不然使飛言遂行則幾失山陽後



雖斬飛何益也豈非飛之意可以誤國乎  
夫謀國不忠者其効必至於誤國飛實  
有焉若使尚贊樞機終恐有誤委任物論  
籍籍其失人之望如此又言臣嘗論楚州不  
可不固守又論岳飛等不和各植黨與有違  
陛下更制之初意臣初止聞時議欲不守兩  
淮而不知主其議者爲何人止聞岳飛不和  
不知所以致不和之由者爲何事於是力採  
輿論而後知其原皆出於岳飛一人而已何  
則飛自去秋入覲便爲保江之說且欲移  
屯於九江置兩淮於度外有識聞之莫不嗟  
駭暨擢登宥密與張俊同之楚州措置軍  
事陛下深思遠慮其付託顧亦重矣方  
俊欲繕治楚之城也而飛輒沮之欲經營兩  
淮要害之郡也而飛又以爲不可臣不知飛  
之意果何如而至於此耶

熊克中興小曆曰紹興十一年秋七月右  
諫議大夫万俟卨言樞密副使岳飛議集兩



淮地守大江以南且飛提重兵十萬無橫草  
之勞倡言棄兩淮以動朝廷此不臣之漸  
也癸丑宰執奏事上曰山陽要地屏蔽淮  
南無山陽則通秦不能固賊來徑趨蘇常豈  
不搖動其事甚明比遣張俊岳飛往彼措置  
戰守二人登城窺視飛於衆中倡言楚不可  
守城安用修蓋不堅戍山陽厭久欲棄而它  
之飛意在附會以要譽故其言如此朕何  
賴焉秦檜曰之言乃至是中外或未

知也八月時樞密使張俊副使岳飛皆在鎮  
江府而又諫議大夫万俟卨等論飛罪以謂  
今春虜騎犯淮西張俊全師遇敵趨飛來援  
而飛固稽嚴詔略至舒蘄而不進比與俊  
按兵淮上又執偏見欲棄山陽而不守致誼  
外議所幸俊止其言紛紛遂定於是飛上章  
丐罷甲戌以爲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充  
萬壽觀使飛旣罷而俊獨留鎮江爲備  
野史傳曰紹興十一年奉詔按兵楚州



行次鎮江時韓世忠人馬入教場俊欲分其背嵬飛曰不可今國家唯自家三四輩以圖恢復萬一官家復使之典軍吾曹將何顏以見之俊大不樂及至楚州俊謂飛曰當修城守飛不答者久之俊屢強問亦勉答曰吾曹蒙國家厚恩當相與戮力復中原若今爲退保計何以激勵將士又不樂語頗侵飛遂遷怒於二候兵以微罪斬之飛懇救數日不從俊歸遂倡言飛議弃山陽專欲保江

檣風諫臣羅汝楫彈之會飛亦自請解兵柄遂爲萬壽觀使

臣珂辨曰臣聞自古小人之誣忠良必先覆護其所短者反以加之庶幾上以欺當時下以欺後世忠良被誣而其所短則覆護不露矣袁盎以通吳受按於鼂錯而吳反則請誅錯者錯被誅而盎之迹可掩也翟方進以厚淳于長欺露而輒條長所善者所善被黜而方進之愧可謝也先臣山



陽之役何以異此且臺評之所以爲說者豈非謂先臣欲棄山陽而保江耶是說也張俊實倡之秦檜實主之俊之倡之也所以欺當時檜之主之也所以欺後世欺當時者所以欺國人以及其君也欺後世者不惟欺其君而又託之君以爲說也嗚呼小人之誣忠良乃如是其可畏哉且怯敵以退保者誰乎豈非張俊耶激於先臣當勦力以圖剋復豈可爲退保計之兩言自知其中心之素不可掩匿故倡爲欲棄山陽保江之說以誣先臣而万俟卨羅汝揖從而和之市三傳而有虎矣曾不知以併亡無益辭趙鼎楚州之援者此俊也畏劉麟之鋒而欲棄盱眙之屯者此俊也大駕親征而以墜馬傷臂爲辭趙鼎欲誅之者亦此俊也俊平日之勇怯不可掩人如此况是時遷怒於二候兵之不辜俊之憾深而俊之迹見矣是其倡爲此說以欺



當時而上及其君者所以自蓋其怯敵  
欲退保之罪因不平其軋已而嫁禍於先  
臣以自附於檜也欲畫淮以和戎者誰乎  
豈非秦檜邪檜欲和戎以踐宿昔之盟而  
先臣不死恐壞其議故謀置先臣於死地  
猶慮萬世之議已乃撰為玉音以實其  
罪耳曾不知異時諸將竝入版圖半上職  
方亟請班師者此檜也淮西虜遁將議遂  
北而召諸將拜以樞筦者此檜也通書虜  
酋主畫淮之誓者亦此檜也使先臣少賤  
其說則與檜意合矣尚何後患之有况熊  
克中興小曆稱宰執奏事而有此玉音  
以此觀之檜自述此玉音於史臣俾之  
記之欲以欺後世而又託之君者所以  
自蓋其畫淮和戎之罪因懼其為已禍而  
駕說於先臣以併誣其君也且建炎  
四年張俊嘗以虜人擾江東西為慮而命  
先臣守鄱陽矣而先臣之言曰山澤之郡



車不得方軌騎不得並行虜得無斷後之慮乎但能守淮何慮江東西哉使淮境一失天險既與虜共之矣首尾數千里必寸寸而守之然後爲安耶俊心服而從之及獻靖安之俘 陛對首論及此且測其必不至但乞益兵守淮拱護腹心 高宗皇帝玉音嘉納載在 國史可攷而見夫先臣知守江之東西不可以不先守淮則棄山陽而守江若是果先臣之謀乎 建炎

元年張所招撫河北嘗以河南北之利害問先臣矣而先臣之對曰 本朝之都汴非有秦關百二之險也平川曠野長河千里首尾綿亘不相應援獨特河北以爲固苟以精甲健馬馮據要衝深溝高塹峙列重鎮使敵入吾境一城之後復困一城一城受圍諸城或撓或救卒不可犯如此則虜人不敢窺河南而 京師根本之地固矣大率河南之有河北猶燕雲之有金坡



諸關河北不歸則河南未可守諸關不獲  
則燕雲未可有夫先臣知守河南在於先  
守河北知守燕雲在於先守金坡諸關則  
弃山陽而守江者是又先臣之謀乎一先  
臣也豈有智於前而愚於後明於建炎  
而闇於紹興者哉是雖三尺之童亦知  
其決不然也原先臣之心有進擊而無退  
保有規恢而無控守其說曰中原者吾家  
之堂奧也皇天之全付祖武之肇造  
不可一日忘也先臣立謬以爲保淮之  
說亦無志於中原而已故因復襄陽  
璽書賜問則自請以精兵二十萬直擣中  
原爲長久之策因議大舉親書密奏則願  
期三年盡復故疆以報及謝講和之赦  
則陳其唾手燕雲之誓跋屯田之劄則  
又見其尊強中國之心至於簡在上心  
形諸賜劄者有曰其或襄鄧陳蔡有機  
可乘即依張浚已行事理從長措置亦卿



平日之志也又曰已

親劄喻卿乘此機

會提兵合擊必成大功副卿素志又曰若  
得卿出自舒州與韓世忠張俊等相應可  
望如卿素志先臣此心信於淵衷布於  
天下昭如日星不可揜晦是豈區區為守  
江之謀者然則俊也檜也方行其厚誣忠  
良之計而又思所以自覆其迹欲加之罪  
豈容無辭此棄山陽而守江之說所以斷  
斷然加諸先臣弗恤也雖然俊之欺當時  
其策已行矣先臣已死矣言猶在耳山林  
之史有放則俊雖能欺一時而不能欺萬  
世也檜之欺後世而山林之史信之安知  
異時國史之不書乎臣又可以不辨乎  
借使如臺評之論以謂先臣是時功名之  
志已衰則臣抑有辨焉方先臣之罷樞筥  
也以是六疏也而制詞有曰奮身許  
國黜趙士之曼纓厲志圖功撫臧宮之鳴  
劍夫臧宮者靈臺之臣也抵掌談兵馳志



伊吾之北先武才閉關謝虜以柔道理天下而宮之志未之伸焉豈非高宗皇帝念先臣之志而所以諭詞臣者其指有在乎使先臣果嘗倡棄淮之說而得罪則與宮之事豈不大相矛盾繇是推之上必不以此疑先臣而亦必無此王音也然克之小曆信之臣不以它說與克辨特以克所載者與克辨克之書曰紹興二十六年五月左僕射沈該監修國史自秦

檜專政以來所書聖語多出已意有非王音者該以爲不足以垂大訓乃奏刪之而取國史所書聖語通三十年纂爲中興聖語是檜專政之時敢於矯爲亦明矣如檜之說則中外皆知先臣無楚不可守城安用修之說矣而乃謂對人之言上何由得之是日宰執奏事而王音及此豈非檜以爲已所親聞而諭之史臣者乎曰中外或未知者以舉世知無此



語而欲以 玉音欺後世也該所謂參以  
已意者豈不謂是然克既知之而又復據  
之者豈不曰是不見刪於聖語之書則或  
者其有此也殊不思該之竝相者誰乎万  
侯高也高主鍛鍊先臣之獄者也其肯刪  
之乎又如克所載 紹興十一年十月戊  
子秦檜乞追人證張憲事而 玉音有曰  
刑所以止亂若妄有追證搖動人心非用  
刑本意 紹興二十二年四月癸亥秦檜  
奏以王俊彈壓先臣軍有功乞改差總管  
而 玉音又曰岳飛當時欲具舟入川有  
統制官說諭諸軍乃止是二人者或出於  
遷就以自蓋或出於假託以自證者也何  
以明之 三朝北盟集之載謂先臣下吏  
上初不許檜實矯 詔輿致大理而野史  
之載戊子 玉音乃在戊寅蓋制勘院之  
請欲召先臣父子對吏 上疑其不然而  
弗許故有此 玉音也臣按先臣之下吏



實十月之十三日其日則戊寅也野史此  
盟之載若合符契則檜之矯 詔信矣而  
檜乃易寅之一字為子而移之於十日之  
後且復以乞追人為辭而不明言其為何  
人是豈非遷就以自蓋其罪乎先臣在淮  
西被 詔入 朝蓋未嘗至鄂而徑趨  
在所遂拜樞筦出按楚州又未嘗至鄂而  
徑還西府遂奉內祠至十月而後有張憲  
復主軍之謗然則先臣身在 轍下何繇

而有具舟入川之謀乎况王俊受告許之  
賞先臣被通書之誣初無彈壓說諭之事  
也使苟有此則當時治獄吹毛洗垢豈無  
一言及者是豈非假託以自證其欺乎觸  
類而觀之則檜之沒先臣之功而重先臣  
之罪託為 玉音者詎可勝述而該之不  
刪者亦有以也至於高之二疏克之所據  
皆出於孫覲誌墓之文覲以諛墓取足貿  
易是非至以得不償願作啓譏罵筆於王



明清之錄天下傳以為笑在臣不必深辨  
而其誌韓世忠墓直謂先臣為跋扈而儷  
之范瓊臣故不能無說焉夫人之賢不肖  
天下固有公論而非一人之私可以臆決  
也夫呂頤浩之元勳而呂惠卿之誤國  
莫儔之附虜其為人皆不待言而見而覲  
之序惠卿則謂魁名碩實為世大儒而自  
願託名於其文誌莫儔則惜其投閑置散  
老死不用而謂廟當為非是其識固可想

矣而於頤浩則直指為山東噉粟粟一氓  
是豈復有是非之公哉觀之取舍如此則  
誌先臣以跋扈固無怪者克蓋心惑乎沈  
該之不刪而目眩乎孫覲之所誌則小曆  
之作所謂中心疑者其辭枝矣嗚呼先臣  
山陽之誣俊以自蓋其怯敵而倡之檜以  
自覆其和戎而成之覲以苟拚万俟卨之  
惡而筆之克以輕信孫覲之誌而述之寃  
哉先臣之不幸也使識者熟察乎檜俊之



矯誣覲克之載記則先臣之誣庶幾有辨  
之者

鄂國金佗粹編卷第二十三

夫而然則...  
長...  
...  
...





